

浅谈契诃夫戏剧创作中的现代性

陈剑津

(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 100710)

[摘要]契诃夫在小说写作方面的成就,在俄国文学的历史上是绝对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忽视的。在戏剧创作方面,契诃夫也有着超越当时时代的创作理念与创作风格。他的创作准确的把握着当时俄国的各阶层民众在社会交替变革之时的复杂心理,并通过笔下人物的塑造和环境的营造表现出自己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我们将以契诃夫几部作品为例,分析契诃夫作品中体现出的现代性。

[关键词]契诃夫;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万尼亚舅舅;蠢货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6.274

一、以从人物的视角看契诃夫作品中的现代性

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塑造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尤为重要,这正是契诃夫创作中有着鲜明个人风格和特色的部分。

契诃夫对于十九世纪末的俄国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洞悉和精准的认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总是能准确的把握到时代脉搏,刻画出现时代大潮下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不同于传统戏剧创作中戏剧性很强、很具有典型性的人物设计。相反,契诃夫笔下的诸多人物,是真真切切如同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阶层的人民的,没有什么超越了现实中普罗大众的典型特性。可以说“‘小人物’是契诃夫创作中的主要人物;‘小人物’的命运和美的主题是契诃夫的基本主题。”而“契诃夫全部美学的独到特色,也就在于他能够在平凡的人们身上找到潜在的美,找到当时俄罗斯生活中平凡的、‘不为人注意的’、日常事物的美。”¹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相比于当时主流的戏剧创作是开创性的。

在《万尼亚舅舅》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人物形象设计上的特殊性。《万尼亚舅舅》所讲的就是万尼亚为了奉养自己拜为偶像的姐夫谢列布利亚科夫教授而牺牲了一生,到头来遭受巨大的失望而觉醒,最终在迷茫里回归痛苦的过去。这个万尼亚,就是一个“小人物”的形象。万尼亚并非平民,相反,作为枢密官的儿子,又在乡下经营着庄园,万尼亚事实上是俄国的贵族。但是这样一个精明能干,勤劳节俭的人,却最终是庸庸碌碌。这是因为万尼亚已经完全的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予了自己的偶像——亡姐的丈夫,大学教授谢列布利亚科夫。万尼亚和自己的侄女苏尼亚二人在乡下的庄园里干了一辈子,自己节衣缩食,将一切产出都献祭式的供奉给了教授。教授退休回到庄园,万尼亚才发觉这个教授不过是个酸腐的学究,他一切的著书立说亦不过是空话。这对于万尼亚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万尼亚这个形象本身是很完满的,精明强干且勤劳朴素,但是对于教授那种虔诚的盲信使得他完全看不到自身的意义,而是将远在城里的教授的一切当做了自己的人生。他将教授的追求和抱负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一切以资助教授为先,一切教授的学说也为他所尊崇。这样的信念反而使得他矮化为了一个卑微的“小人

物”。万尼亚其实已经在旧的世界中觉醒了,认识到了过去自己的荒谬和愚昧。

伏伊尼茨基 “我受了多大的骗啊!这个教授,我从前可真拿他当成我的偶像啊。我为了他,牛马一般地工作过!苏尼亚和我.我们在这片产业上.尽了一切能力挤出钱来……我们省吃俭用,一分一厘地积蓄起来,凑成整千整万的卢布送给他。我把他和他的学问引为自己的骄傲……可是现在呢,现在他退休了,他的著作没有一行会流传后世,他无声无息,是一个十足的废物……我明白我是受骗了,叫他骗得多可怜啊!”²

然而时代大环境终究将他限制在了庄园里,他意图通过了一切来脱离枷锁,但是被苏尼亚劝服。可是最终他在了一切不成之后选择了回归过去的庸碌与盲目,将自己重新麻痹,沉浸在旧的习惯里。可以说,万尼亚这个形象,在当时变革中的俄国社会是真实存在的。旧地主贵族在时代大潮中或许认识到了变革,但是仍然不能脱离于时代的桎梏,找不到真正的方向,只能重将希望寄予一个完全虚幻的追求。

而同样的,无论是教授谢列布利亚科夫还是医生阿斯特罗夫,本身都是极有社会地位的人,然而在契诃夫笔下,这位被人奉作偶像的饱学之士,也不过是一个乖戾任性、毫无建树的老学究;而这位医生有着高尚且浪漫的情怀,植树护林这样的理想可以说是超越了当时时代。教授的后妻叶琳娜·安德列叶夫娜评价他:

“叶琳娜 问题还不在于树木,也不在医学……亲爱的孩子,得明白,这是才能!你知道才能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勇敢、开阔的思想、远大的眼光……他种下一棵树,就已经看见了千百年后的结果,已经憧憬到人类的幸福。这种人是少有的,要爱就要爱这种人……他爱喝那么一口酒,有时候也不免有那么点儿粗野,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在俄国,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能没有缺点的。你想想,那大夫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吧!路上深深的泥泞,严霜,风雪,遥远的路途,到处都是些粗野的不开化的人,到处都是贫困和疾病——在这种环境里一天又一天地工作、挣扎,到了四十岁的年龄,还想他保持完全的清醒,没有一点缺陷,那是不容

易的……”³

但是医生当下的生活却并不顺遂，无法追求自己所爱的教授的后妻，也辜负了深爱自己的苏尼亚。他酗酒，偶尔还举止粗野无端，其实也就是在时代环境下每个人无所适从的困苦与焦灼。

万尼亚和阿斯特罗夫医生，都可以说是契诃夫笔下已经进步了的，改变了的人。从能力的角度上来看，万尼亚和《樱桃园》中的陆伯兴是类似的，但是万尼亚是旧地主贵族，他终究是受困于他阶级上的局限，受困于对某个虚幻的偶像的崇信，他没能真正的改变。而陆伯兴是不同的，陆伯兴是平民，是天生的小人物，他对于旧地主贵族坚守流连的一切都是毫无兴趣的，他的实干是有目的性的，并不是为什么崇高的想法，而是为了自身。陆伯兴或许是缺少了一些精神上的追求，但是对于他所代表的，平民中发迹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来说，积累资本发展自身才是最重要的。阿斯特罗夫那样的遗泽百年的高尚追求，他们并不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

无论是万尼亚这样的人物，还是陆伯兴这样的人物，尽管都脱胎于契诃夫对于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社会变革下不同阶层国民的反映，但是此时的社会已经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雏形，而人物的形象所表达的，也正是步入现代以后的社会大众普遍的焦虑与忧患。通过对当时社会的描摹，甚至是对旧地主阶层的剖析，契诃夫成功的表达了自己对超越本时代的社会变革的前瞻。

二、从人物间的关系看契诃夫的现代性

而契诃夫在人物的创作上，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能体现出其现代性。

在传统的戏剧创作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是戏剧冲突的主题，在人物的设计也倾向于非黑即白，对比鲜明的形象。但是契诃夫认为，“人的全部意义，他的全部悲剧是在于内心，而不在外部表现。”⁴故而在创作的时候，契诃夫跳出了传统的戏剧框架，他开始将主要的戏剧冲突由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这一改变是正好适合他的创作主旨的，既展现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这种突破性的设计在《万尼亚舅舅》中，体现为了庄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同俄国变革之下的社会环境在进行着或激烈或无声的冲突。万尼亚在认清了教授的面目以后，本是已经觉醒了自我的。这代表着旧地主贵族阶级的开明者在时代大潮下的自我救赎。但是庄园这样的腐朽落后、一成不变的环境困住了他，使得他在觉醒后彻底的失去了方向，走上了自毁的道路。而当自毁的行为被苏尼亚劝阻后，陷入新的迷茫的万尼亚重新回到了旧的盲目之中，重新侍奉教授，重新又膜拜这个虚幻的偶像。这其实就是契诃夫对与旧地主贵族阶级在历史大潮下，在社会变革中意图改变，却失去方

向又回到老路上的悲观展望，是旧的力量在革新之下的焦灼与悲哀。

在独幕剧《蠢货》中也是如此。《蠢货》写的是守寡的女庄园主波波娃把自己封闭在家中为丈夫戴孝，却被上门要债的斯米尔诺夫打搅。二人言语不投机，以至于二人要决斗。没想到这反倒打动了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向这位波波娃夫人示爱，结果二人真的情投意合。这其中，波波娃和斯米尔诺夫的争执，确实是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简单的讲起看作是二人的冲突，未免显得滑稽。因为二人其实是受困于旧的社会环境。斯米尔诺夫脾气暴烈又冲动浪漫，他固执于一个退伍军人和乡下地主的贵族骄傲，却受制于家中亏空几乎破产的现状，不得以登门要债。而波波娃一边也是端着庄园主的架子，一边还要摆出贵族夫人的端庄骄傲。而仆人路卡极力劝说她再嫁的环境，也和她守寡的意愿产生了冲突。通过二人的形象，契诃夫既揭露也讽刺了旧地主贵族阶级的愚蠢骄傲和僵化，然而二人最终情投意合，似乎又是看到了救赎的希望。

三、结构和语言风格中体现出的现代性

契诃夫自己说过：“按照人们的要求来说，戏剧应该有男男女女的英雄和舞

台效果，可是话得说回来，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了结一切，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说聪明话，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女人、说蠢话，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走来走去，吃饭、谈天气、打牌——这倒不是作家需要这样写，而是因为现实生活里本来就是这样的。”⁵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语言的运用也确实同传统的戏剧相去甚远。传统的戏剧对话结构紧凑，彼此之间逻辑相关，上下文间紧密联系。然而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虽然有内在的逻辑贯通，但是接连的上下文往往并非衔接的，常常是众人各说几句闲话，或者一会儿又有某个人独自发表一大段感想。这一点，《万尼亚舅舅》的第二幕，当众人大半夜聚在教授身边的时候，这种自言自语一般，前言不搭后语的对话体现的明显。这其中体现的正是契诃夫将戏剧生活化的创作风格，他笔下的台词并不直接表达他的意图，而是通过配合营造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冲突，表达自己对于俄国当时的社会大潮下盲目而困顿的新旧势力的思考和忧虑。

参考文献

[1]张萍.“绝望的歌唱家”：契诃夫经典戏剧的悲剧性解读[D].南京师范大学，2020.

[2]万唐秋子.契诃夫创作后期戏剧文本人物心理分析[D].长江大学，2017.

[3]柴德闯.契诃夫戏剧舞台空间形态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16.